

恋爱时代

下

〔日〕野泽尚 著
王俊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恋爱时代

下

[日] 野泽尚 著
王俊 译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08-4594 号

Renai-jidai

Copyright © 1996 by Yukiko Nozawa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1996 by GENTOSHA In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8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Arranged with Yukiko Nozawa Through GENTOSHA Inc.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恋爱时代. 下/(日)野泽尚著;王俊译. —北京:人民
文学出版社,2008. 11

ISBN 978-7-02-006855-5

I. 恋... II. ①野...②王... III. 长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49640 号

责任编辑:陈 旻

特约策划:卢晓怡

封面设计:李 佳

恋爱时代(下)

(日)野泽尚 著

王 俊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宁波大港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40 千字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7.25

2008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 000

ISBN 978-7-02-006855-5

定价:19.00 元

也许，让你幸福需要花费我一生的时间，
但我很愿意努力去试试。

目 录

第 四 章

直到重逢之日

001

第 五 章

我祈祷

095

第 六 章

终点站

171

终 章

女儿哟

219

第四章

直到
重逢之日

1

今天真是忙碌的一天。

心理悬疑的梦幻之作、理查德·尼里的《心之疯狂》，连发行商的仓库里都找不到了，当我听说在横滨石川町的书店中还有库存，立即打电话去确认，对方表示的确有货，顿时令我狂喜不已。

对方书店的老板似乎是个悬疑小说通，听他的口气，就像是正在虎视眈眈地等待着某个狂热爱好者上门来购买一样。

这本书是书店的常客托我无论如何也要找到的。去神田的旧书店街找这本书，当然最方便不过了，但不找本还没有人碰过的新书，岂不有伤我的自尊。

菲莉斯^①的女学生们在元町商业街上来来往往，这家小书店就位于此。我要找的书静静地躺在书架的一角。书页的边缘有些发黄了，不过既然是十六年前的首印本，这也没什么奇怪的。满头白发、系着绳状领带的店老板带着“你总算出现了”的神情，为这本单行本包上了书皮。因为是顾客订购的，一定要发票，不过我希望自己直到最后一刻都表现得像一个纯粹的悬疑小说爱好者，所以就自己掏出了两张一千日元

① 菲莉斯女学院大学，位于横滨的私立教会大学。

的钞票，收下了找零。

在横滨换乘回涩谷的车中，我一直抑制着自己想要翻开这本狂热作品的冲动。如果我在这里翻看了，可就成了旧书了。

都立大学过后，运动俱乐部出现在右边的车窗中。

停车场的红色山地车。早晨上班时，这辆车的红色也映入我眼帘。这次因公外出从涩谷去横滨的时候也看见了。现在看到，已经是一天里第三次了。

等到回过神来，我才发现我已经在下一站的学艺大学站下车，并且沿着轨道往回走，向俱乐部所在的建筑物走去。本来和春约好，有事的时候在外面见面，但今天就打破这个约定吧。

从大堂俯视室内游泳池，只见春正在给喜多岛老师做个人辅导，老师终于可以不要人帮助地伸展手脚浮在水面上了。春大声数着，当她数到五的时候，老师站了起来，满脸都是充满成就感的笑容。感觉春好像在严厉地对他说：“别为这么点儿进步得意了。”

我大幅度地挥着手，春注意到视野里的异物，看到是我，好像马上就明白了我找她有什么事，用眼神告诉我她知道了马上就来，就把老师的课程交给后辈了。老师也看见了我，向我投射出箭一般的目光。

不用这样看着我吧。他是春的粉丝，对她的前夫抱有敌意，这一点我早已知道。

春换上了运动服和紧身裤来到大堂，我们默默地向屋顶咖啡座走去，在自动售货机中投入一百元硬币，我取出了纸杯咖啡，春则取出了没有冰镇的运动饮料，我们面对面坐着，春

的眼睛逃避着我。

“……昨天夜里，我接到永富君的电话了。”

“是吗。”

“他说他和你之间的事暂时冻结了。声音倒是异常爽朗。”

电话中同时还传来冰块的声音。是在威士忌中加入冰块，仰天痛饮时的声音。他没有说明冻结的理由，不过话语中带有一种冲着我来的尖锐，就像是在说，你应该清楚原因吧。“……就是这么回事。特此报告。”说完这句话，他挂掉了电话。

“分手是你提出来的吧？”

“从结果上看，可以说是吧。”

“理由是什么？”

“我哪里配啊？未来的社长夫人。”

“我觉得很配啊。对永富观光的男人们颐指气使的女王，光是想象一下就令我倾倒。”

“是吗。”她冷淡地说。

“是我吧，所谓的理由？”

“你能成为什么理由？不要说这些莫名其妙的话了。”

春一回头，拿话封住了我的口。这样和她面对着面，春刚刚从水里出来，没有化妆，但眼角周围却有一圈鲜明的轮廓。也许是没有睡好的黑眼圈吧。

我没有勇气反问她一句，是不是因为对我的依恋，而导致和永富君之间告吹了？

“你这么争强好胜倒也算了，不过别忘了你已经掉价了。”

“是谁让我的身价降低的？”

“在这一点上我向你表示同情。仅仅是因为离过婚，为什么女人就要多吃些苦头呢？真是个不公平的社会。”

“不怪这个社会，都怪你，”她话锋一转，问道：“……对了，你和霞还顺利吧？”

春的口吻似乎是出于情面而随口问一声，但其中却蕴含着一定要打听清楚的急迫。当然，我也可以敷衍她几句，但我觉得，也许还是老老实实回答比较好。

“我打算让她见见我在下田的父母。霞老是在这样要求。”

“霞和镜子女士会合得来的。”

她所说的镜子女士，就是我的母亲。春是带着亲爱之情这样提起她的。

“那个人和谁都合得来。你当时不是也被她当成亲生女儿一样么？”

她们从没有婆媳间的不和。一方面不住在一起，而且婚姻生活只持续了一年，也没有机会发生争执。总之，她们关系不错，这是事实。当我们发现春怀孕，特意双双去下田报喜时，我母亲还特意带春去据说有利于安产的温泉。

不过倒是没有什么功效。

“你也快到了秋后算账的时候了。”春微笑着说，眼圈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消失不见了。

“第二次秋后算账，真不好受啊。”

“霞值得你算这笔账，不是吗？”

也许吧。关于小笠原霞这个女人，我曾经独自躺在床上认真地思考过。一边感觉着道路对面相隔六米的她，一边考虑我为什么会喜欢上这个女人。

“在脆弱的女人面前，我很脆弱。”

一句话里用了两个相同的形容词，春听了，一副不解其意的神情。

当我约她出来时，她在碰面之前就订好宾馆房间的性情。吃完饭后，用“有个酒吧不错”这句话把对方带到宾馆的策略。我并不会把她轻看成玩弄淫荡的小花招的女人。她深信不疑的是，不这样做，就没有办法吸引喜欢的男人，我被女人的这种笨拙和脆弱莫名地吸引了。

“因为，两年前，当你失去重要的东西而消沉的时候，我却不能帮你。”

这话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就脱口而出，但一经说出口，我觉得看清了自己的内心深处。原来是这样啊，我之所以喜欢上霞，原来是对春的赎罪。

“失去它的，不仅仅是我吧。不要说得好像跟你不相干似的，”春一边说着，眼光有些躲闪。从我口中出来的意外的温柔，似乎令她有点不知所措，“你也失去了同样的东西，不是吗？”

“但我是男的。”我想说的是，孩子不是从我肚子里出来的。

“别说这个话题了。总之恭喜你了。”

“祝福还太早了吧。”

“我会为你祈祷的。不管有什么为难的事，请别客气，只管来找我商量。只要能帮上忙，我什么都愿意做。”

她像是我的亲人一般这么说道。她是在纯粹地期盼我们幸福。

“……那么，我回去了。”

看今天的这个结局，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为了什么而下车来这里。

走出俱乐部，我的视线忍不住停留在停车场的山地车上，就走近去细看了一番。我又着双臂端详着它，还把手放在车座上，心想，这就是我每天早晨从车窗中看到的自行车吗？要是被她看到了，说不定会痛骂：“不要用那么下流的手势摸那里！”我试了试轮胎的气，确定车锁纹丝不动，对自行车低声说了一句“给我好好地承着她”，就转过了身子。

正在这时，春从正门前走了出来，我不想让她看到我在停车场里，就悄悄地走到外面的路上，从她的视线中逃脱出去。后面有谁叫住了她，原来是刚刚游完泳、满脸清爽的喜多岛老师。

他们离我所在的地方有五十多米，但我完全可以想象他们的谈话。看喜多岛老师的表情，他一定是拉下这张老脸，鼓起所有的勇气这样对春说：

“下次我们一起吃顿饭吧！”

喜多岛老师游起泳来简直惨不忍睹，可一旦到了陆地上，就是个精悍的中年绅士，他来邀请春，倒也还凑合。春又刚和永富分手，老师对她发出邀请，大概正好乘虚闯进她心里的空洞。

春稍微踌躇了一会儿，从包里拿出了日程本。自己快要毕业的妹妹还要老师多关照，她也不好太轻率地拒绝。

春大约回答道：“要是这天晚上的话……”喜多岛先生马上笑得像个盛夏的少年一样，大概是在说：“好的，我会先找个美味的餐厅。”他的笑脸，在女学生中大概很受欢迎。

春指定的日子，我大致可以猜得出是哪一天。

我可以打赌。一定是这个月的十九号，她和我的结婚纪念日。

次日是书店的休息日，我陪霞去自由之丘买东西。

彩的幼儿园下午一点放学，我们打算中午吃点什么之后一起去接她，接下来三个人一起去三丽鸥彩虹乐园。

霞在室内装饰店选购地毯。她说，这个季节木地板渐渐开始有些凉意了，想要买一块暖色系的厚地毯，却一个劲地问我喜欢什么样的。

我说了好几次：“选你和彩喜欢的就可以了。”她还是抬头盯着我脸上问：“要是你的话，会觉得什么颜色比较素一点？”没办法，我就随手指了一两件挂着的样品。

霞马上说：“那就买这个吧。”看来，她正在选择的，不仅要用在现在的公寓里，还希望在将来和我的新生活中能继续铺在地板上。

但是，这块地毯价格不菲。付款的时候，我没去看她有没有用那张金卡。我觉得似乎不应该去看。

走出室内装饰店，接下来要去马路对面的童装店给彩买粗呢短大衣，我看到她递给收银员的，正是前夫给她的金卡。我实在不能沉默下去了，就以店员听不到的声音悄悄对霞说：“不要用这东西。”霞本来一直都兴冲冲地享受着和我一起购物的乐趣，听到这话，就像是突然间被电到了一样变得严肃起来，然后朝我露出自己的羞处被人批评的不好意思的微笑。

我拿出钱包，抽出了自己的卡。当然，这张卡没有金色的光辉。

“不要了，早势先生。”

“我想给她买。”

“没事，这个不要紧。”

“这怎么行！”我一心不想让彩卷入霞对前夫的嘲讽，以及他们夫妻间无聊的争执之中。但我马上觉察到了自己的愚蠢。

霞对我说：“彩的东西，我想用这张卡买。他会高兴的。彩自从离开父亲以后，根本就不想去见他。所以，对他而言，至少能够自己掏钱给彩买衣服，这也是作为父亲的一种喜悦。”

我感到一阵羞愧。是啊，这张卡并不仅仅用在复仇上，而且还体现了过去的夫妻、过去的家庭试图通过账单明细金额保持着联系……仔细一想，我每个月通过银行自动转账给春补偿金，有时也会觉得，那些罗列在存折上的数字，是勉强联系着两个人的纽带。

“……对不起，我太冒失了。”

“别放在心上。”霞干脆地说，说着把卡递给了店员。我不由得沉思起来，让她早点儿扔掉这张卡，这种做法对于她们母女俩而言，真是一种幸福吗？

我不由得回想起在涩谷的西班牙餐厅遭遇的霞前夫那张油光满面的脸庞。暴力。憎恶。我渐渐觉得，即使这是事实，爱情的余烬以及与彩之间剪不断的血缘亲情，也是我所不能抗衡的。

不过，这在霞来说也是一样。她也在害怕联系着我和春的纽带。这是两个离异的人在交往时必须越过的障碍。

“是啊，今后是不能太浪费了。”霞小心地对我说着。她怀着对栖息在我心中一隅的东西的恐惧，正视自己的脚下，一心

告诫自己，必须从前夫的束缚中逃脱而自立。

真是个坚强的女人。而我，最怕这种女人了。

这天是我和春的结婚纪念日，静夏可能知道这一点，打来电话对我说：“我有重要的事找你商量。”约好的地方是西麻布的意大利餐厅。

我循着传真过来的地图找了过去，这家餐厅位于住宅区的一角，就像是都市里的隐居之处一样。

我想，一定是关于找工作的事情吧。今年夏天，我曾向和我有业务来往的大出版社的销售部长介绍了静夏，对方说今年不招收应届女毕业生，不过可以去打零工。当时，静夏认为自己可以独当一面，非正式员工不做，拒绝了这个提议。

二楼的大厅里，静夏已经先到了，正在一个人喝着餐前的雪利酒。

“大哥，这边！”

我走到桌旁一看，上面摆着四个人的餐具。

“还有谁来？”

“还有姐姐……你坐这边。”静夏说着，让我坐在她的身边。

“还有一个人呢？”

静夏不说话，只露出暧昧的笑容。

“是海江田吗？”

“不是。”

春的同伴，而且是男性，这样的话，可能和现在的春处于交往关系的男性是……

“难道，是喜多岛老师？”

“答对了。”

“什么跟什么嘛，这几个人凑在一起。”

“老师好像要请姐姐吃饭，姐姐说两个人独处不太好，所以叫上了我。”

“那干吗还要叫上我？”

“今天不是你们俩的结婚纪念日吗？”

“我说，静夏。”

春有意在这个和我之间有太多回忆的日子，定下与喜多岛老师的约会。到这一步为止，我的推测完全猜中了。只是没有想到，我也会被叫到这里来。

“老师好像喜欢姐姐。”

“这我知道。”

“他和姐姐是不是合适，想请大哥也参谋参谋。”

“你自己把关不就行了？你看男人的眼光不是很准的吗？”

“他是我在学校的老师，我也看不准的。”

“我知道了，这纯粹是他们俩并排坐在一起向我展示，给我添堵罢了。”

“你怎么这么想呢？”静夏瞪圆了眼说，“大哥你和霞不是进展顺利吗？就算姐姐和新的候补男友卿卿我我，对你来说又有什么关系？”

我无言以对。静夏这个丫头，真是巧妙地抓住了男人的矛盾。

“而且喜多岛老师也不是清白之身，我也不能带着自信把他推荐给姐姐。”

听说喜多岛老师的妻子是富家千金，现在正在分居之中。